

陈 三 立

陈三立字伯严，别号散原。南昌章江门外三十里有西山，一名南昌山。据《水经注》即古散原山。陈三立父母皆葬于此，又筑庐为其父归隐之处，因以散原为号。

散原籍隶江西义宁州，即今修水县。义宁在唐朝分武宁县地所置，故名分宁，宋沿旧名，元、明、清改称宁州，直至嘉庆六年始改名义宁州，民国后又改为修水，称义宁者不过百年，以故今人多茫然不辨其地。

此地曾出一大诗人，即宋朝的黄庭坚。《嘉庆一统志》载：

黄庭坚宅在义宁州西二十五里，双井北岸，有永思堂，旁有钓台，下有水曰“明月湾”。

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苕溪渔隐丛话》及《云麓漫钞》皆载吕本中所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当时有名者即三十家，成为宋诗的代表。江西诗派的影响深远，黄庭坚及二陈——陈师道、陈兴义的高处，原在“文章自得方为贵”，只以浅夫妄人，凡无病呻吟，故作穷饿酸辛之态者，皆遁入江西诗派，致自金、元开始，即为世所诟病。直至清末，张之洞犹有“江西魔派不堪吟”之叹。但散原之出，大昌了江西诗派，不妨谓之为直接山谷法程，八百年先后辉映，即此已足不朽。

散原的尊人陈宝箴，字右铭，以举人而官湖南巡抚，与左宗棠的以举人而入阁拜相，复同为翰苑出身的元老重臣所尊重，皆为难能可贵之事。陈宝箴为咸丰元年辛亥恩科举人，其时洪杨之祸，已成燎原，宝箴佐其父在籍办团练，直至咸丰六年丙辰始入京会试，落第后留京读书。

黄秋岳《花随人圣盦摭忆》记：

初先生庚申(按庚申为咸丰十年所记有误)会试落第留京师三岁,得交四方雋雅之士,于易佩绅、罗亨奎尤以道义经济相切磋时称三君子。会咸丰北狩先生条防守六事上枢府适当道忧通州仓米为寇掠骤无所为计先生曰“设传驼更运前明于忠肃成法也。”由是旦夕毕移辇下。一日饮酒楼遥见圆明园火光,因捶案大哭尽惊其坐人时易罗约南还将湖军遂归湖南易以前受骆秉章檄募千人号“果健营”防来凤龙山间罗副之遂与先生俱扼次岩塘石达开率众号十万来犯死守累月粮且尽先生独身间走沔州永顺以募饷。永顺守张修府故儒吏,延见右铭先生风雪中。

见其单絮衣乃取狐裘覆之先生却曰“军士冻饥久矣。”即“何忍独取暖为”张为流涕趋召父老输银米济军得即持去守益坚石不得逞引去。

此当为咸丰十年冬间之事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国荃克安庆曾国藩自东流进驻。平洪杨的军务,至此始有把握。散原述其尊人行状云：

曾文正公大治兵,用两江总督屯安庆,府君稔曾公命世伟人,又幕府盛招致天下贤士遂往游曾公引为上客喜过望曰“海内奇士也。”幕僚亦争交权相引重。李公鸿裔专幕职尤挟府君得代己府君雅欲亲战事谢去就席公宝田江西军道彭泽鄱阳间饥民连数县,赈者率应故事,势且尽毙;府君恻然,就逆旅斋沐起草,驰书巡抚沈文肃公陈其状,并类及江西政要所关,凡数事。中言“赈而不能活犹弗赈活而不能久犹弗活。”沈公感悟大发帑全济无算。其时江西为寇冲,蔓延郡县,余军多观望,独得席公军支柱四应席公自府君至累用奇策决胜然寇方蚁集势盛而席公

军单，沈公席公又颇乖隔，不相能，每军牒往还，席公辄取抵地曰：“吾死此文法吏矣！”府君笑曰：“沈亦贤者，坐不知公耳。”因谒沈公，极陈席公沈鹜，必能用智略平寇，胜艰巨，明公当开布腹心，席必为尽死，不则席败，大局危，公安所惜足乎？沈公以为然，立增席公五营，遗书披诚相拊慰，自是沈公席公深相结，卒以残寇，竟大功。

右铭善于调停。曾国藩与沈葆楨因争饷而生嫌隙，亦赖右铭一言而解。朱克敬《暝庵杂识》记其事，极为生动：

曾国藩移军安庆时，与江西巡抚沈葆楨约厘捐均归大营，有事则分兵回救。既而江西寇四起，曾军益东，葆楨惧救不时至，上疏请留厘金养兵，诏许之。藩疑葆楨卖已，绝不与通，葆楨以书谢，亦不答。会陈右铭游江南，闻之往见国藩，从容言曰：“舟在遇风，舵者篙者桨者顿足叫骂；父子兄弟若不相容。须臾风定舟泊，置酒慰劳，欢若平时，甚矣小人喜怒之无常也！”国藩曰：“向之诟惧舟之覆，非有私也。舟泊而好，又何疑焉？”右铭曰：“然曩者公与沈公之争，亦惧两江之覆耳，今两江已定，而两公之意不释，岂所见不及船人哉？”国藩大笑，即日手书付沈，为朋友如初。

席宝田是湖南东安的秀才，与老湘军中发达最早而晚境平淡的刘长佑是岳麓书院同窗。洪杨事起，皆从江忠源援赣，十年转战，不出江西，但曾建一颇出风头的大功。《中兴将帅别传》卷二十三记曾国荃克江宁后，洪秀全之子洪福南奔，自皖南经浙江开化，入江西玉山西行，为席宝田所获事：

伪小天王洪福奔广德，合贼众万余人，由皖边出开化、玉山西行，遇别将扼战；走泸溪斜趋山谷间。九月，公遮之于新城，已遁；

遂率轻兵疾追 数昼夜犹不及寇。军士久疲 议休止 公曰：“洪福，寇倚以号召；行与瑞金寇合，不可得矣！寇奔逸数千里，日夜疾行，輜重妇女相随属 见无追军 惫甚 行必缓 我亟趋间道 要击广昌、石城间，寇可灭也。”仍勒军传餐而进，越二日己酉至石城之杨家牌，危崖阻纡数十里，日向暮，前锋扬旗植山下止不进。公怒曰：“渡岭冠即是，奈何懈军心耶！”令斩以徇。于是诸将皆奋薄而上，平明岭尽 果见寇 方炊 寇亦顾见 因骇奔。我军呼啸压击 俘斩过半 遂擒伪王洪仁珩、黄文英、洪仁政及他渠酋数十人 而洪福脱免。令军中所俘小儿牧马者 语其曹曰：“小天王过此矣！”辛酉 部将周家良因就擒之，果洪福也。

按 泸溪今名凌溪 其南新城 今名黎川 而席军所驻的金谿 则在泸溪西北；自金溪南下至建昌，趋东南则为新城，直下微偏西则为广昌，皆有大路。席军在新城拦截未获，洪军拟由山路入瑞金，则计惟抢先一步，在广昌与其南位处山谷的石间设伏邀击，始为上策。据散原述其父行状，建此策者即为右铭。

此役叙功，巡抚沈葆楨得头品顶戴、一等轻车都尉；席宝田赏云骑尉、黄马褂 陈宝箴叙知府 超授河北道 驻河南怀庆府。其后累迁至浙江按察使 因事免官 至光绪十六年 始因云贵总督王文韶之荐复起 其时散原已经通籍了。

散原是光绪八年壬午中的举人。其时清流之势正盛，“翰林四谏”中的宝廷与陈宝琛都放了主考。宝廷主试福建，经富春江入闽，中途纳江山船妓为妾 归而自劾 即李莼客诗：“宗室八旗名士草 江山九姓美人麻”这一重公案。

这一科，福建的解元即是郑孝胥；散原则在江西获隼，所以与郑以同年相称。郑孝胥海藏楼诗，陈宝琛沧趣楼诗，并为近世诗坛大家。二陈师弟的酬唱 尤称佳话；《一士类稿》中《谈陈三立》一文记：

光绪八年壬午 陈宝琛典试江西 散原为所得士 深邀鉴赏 师弟之谊颇笃 晚年情感尤挚。八十生日 宝琛赠诗云：“平生相许后凋松，投老匡山第几峰？见早至今思曲突；梦清特地省闻钟。真源忠孝吾犹敬，余事时文世所宗。五十年来彭蠡月，可能重照两龙钟？”想见白头师弟之风仪。诗之首句：本事即在壬午闹中。洪钧（同治戊辰状元 宝琛同年友也 附以江西学政充乡试监临 与宝琛论取士之法 谓宜取才华英发之士 以符“春风桃李”之旨。宝琛则谓宜以“岁寒松柏”为尚 遂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命题 入彀者多知名士 散原与焉。“平生相许后凋松”五十年往事重提也。（此诗初稿 本以“相期无负后凋松”之句切壬午之遇合 曾为陈苍虬诵之 后经改定写赠。民国二十三年 散原北上 省其师。师年八十七 弟年八十二 皤然二老 聚首旧都 共话啣曩 盖欢然亦复黯然云。翌年 宝琛卒 散原挽以诗云：“一掷贤舆与世违 猥成后死更何依，倾谈侍坐空留梦，启圣何天竣见几。终出精魂亲斗极，早彰风节动宫闱 平生余事仍难及 冠古诗篇欲表微。”语极工练沉着，于琛宝生平暨本人关系，均道得出，可与宝琛赠诗合看。并挽以联云：“沆瀣之契 依慕之私 幸及残年偿小聚。”运会所遭 辅导所系 务摭素抱见孤忠。”亦甚挚切。

陈宝琛赠散原一诗 与其前后“落花”诗 皆为脍炙人口之作。未理庵主人说诗精微，谓此诗好处在见身份，而又如杜诗无一字无来历。“真源”一联 概括散原生平 而自明其身份于受者在师友之间，练句之工几于一字不可易。

按 散原晚年每居庐山 故诗中暗用不见庐山真面目之典 而有“投老匡山第几峰”之句 结句照顾起句 而有犹拟偕游庐山之愿，一唱三叹 摇曳生姿。散原挽诗“平生余事仍难及”即由“余事诗文世所宗”

而来。生死酬唱 不以幽明见隔 昔人诗格之谨 诚不可及。

散原应会试在光绪十二年丙戌，已中式而不知何故未应殿试。会试中式 在殿试以前 犹称“贡士” 必待殿试登榜 始正式成为进士 以主事分吏部行走。徐一士曾记其初入吏部的趣事：

时有吏部书吏某冠服来贺，散原误以为 缙绅一流，以宾礼接见；书吏亦昂然自居。继知其为部胥，乃大怒，厉声挥之出。书吏惭沮而去 犹以“不得庶常 何必怪我”为言 盖强颜自饰之词 散原岂以未入翰林而迁怒乎？部吏弄权，势成积重，吏部尤甚，兹竟贸然与本部司员投礼 实大悖体制 散原折其僭妄 弗予假借 亦颇见风骨。散原非无经世之志，而在部觉浮沉郎署，难有展布，未几遂 愉然引去，侍亲任所。其父右铭翁（宝箴）在湖南巡抚任，励精图治 举行新政，丁酉戊戌间 湘省政绩烂然 冠于各省 散原之趋庭 赞划 固与有力。

散原在吏部一直未曾补缺 所谓“浮沉郎署”以他的性情是无法忍受的。其时右铭已因王文韶之荐，复起为湖北臬司。散原于光绪十八年弃官侍父任所。光绪二十年散原擢直隶藩司，清史稿本传记：

二十年 擢直隶布政使 入对。时中东战亟 见上形容忧悴 请日读圣祖御纂周易，以期变不失常。他所陈奏语甚多，并称旨。上以为忠 命治精台。专折奏事。《马关和约》成 泣曰：“殆不国矣！”

甲午之役，凡清流无不主战。主之者内则翁同龢，外则张之洞。张以江督刘坤一奉旨赴山海关督师，兼置江督。散原时居武昌，特以一电致张 请诛李鸿章以谢天下。《花随人圣盦摭忆》载其事云：

其时散原老人自武昌致南皮一电以《马关和约》签定请奏诛合肥以谢天下，此电南皮未作复。右铭先生虽开藩直隶，而散老忠愤所迫，不遑顾虑，辄敢以危言劝南皮也。予初未审散老此电命意，故甄录不敢遽及。近读散原精舍文存中，自为其尊人右铭先生行状有云：“马关定约和议成，府君痛哭曰：无以为国矣！历疏利害得失，言甚痛。”观此，则对和约之不满，义宁乔梓固一以贯之。

但义宁父子责李鸿章者，又别有说。《花随人圣盦摭忆》又记：

行状又言：“其时李公鸿章自日本使还，留天津，群谓且复总督任。府君愤不往见，曰：李公朝抵任，吾夕挂冠去矣。人或为李公解，府君曰：‘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阅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卒不往。”得此一段，不啻兼为散老之电下一注解。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怯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信繇斯说，则散原当日之愤激自在意中，固卓然可存。原电云：“读铣电愈出愈奇，国无可为矣，犹欲明公联合各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局外哀鸣，伏维赐察。三立。”按散老此电，乙未五月十七日由武昌发，戌刻至江宁者。

以右铭、散原父子之性情，看不惯李鸿章的作风，为理所必有。右铭不惜以弃官表示对李鸿章的深恶痛绝，本无为人作排李前驱之意，但

其时为光绪所信任的翁同龢，与为慈禧所信任的荣禄，皆欲排去李鸿章。所以右铭的决绝表示，适足为翁、荣二人进言之资，无形中成了李鸿章回任的一大阻力。

按李鸿章于同治九年接曾国藩而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中除光绪八年三月丁忧，去职一年三个月以外，至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内召为止，历时二十二年之久，任内手创北洋海军，统辖淮军数十万，遥制两江所属有关洋务的各机关，军权、财权、外交权，几乎双手尽握。一旦解任，不知百孔千疮有多少毛病会暴露。因而以盛宣怀为首，千方百计想为李鸿章活动回任，而卒无成，则清流的攻击，固已形成四面楚歌之势，而右铭的愤激态度，实为决定性的因素。

翁李不协，其来已久，但翁同龢是可欺其以方的君子，性情亦颇平和，对李鸿章实亦可谓之为“对事不对人”，故对李之回任直督，犹非坚决反对。但荣禄对直督之势在必得，及今观之，意向灼然可见。

原来慈禧太后之欲收权，早萌于甲午年间。其时翁同龢得君正专，益以张荫桓对洋务、财政的熟练，所以平章国事，举措由心，除非光绪特述“慈圣”之意如何如何，否则，翁决不建议请懿旨办理。至于对荣禄，视之蔑如，无论在督办军务处或总理衙门，均无发言余地，此实为荣禄所难堪。因为论资望，荣禄早在同治末年即为步军统领、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侍郎，而翁署刑部尚在光绪元年，论私谊，彼此是金兰之交，从哪一方面看，翁亦不当目中无人。

大致后党媒孽帝党，往往运用“打狗看主人面”的逻辑，所以对翁之蔑视，荣禄向慈禧造膝密陈时，往往以“翁同龢没有老佛爷在眼睛里”为言。此最足以打动慈禧太后的心。以慈禧之老练、荣禄之深沉、李莲英之阴柔，对朝局洞若观火，翁外恃清流，内结荫桓，复奉恭王之名义，挟天子以令诸侯，势莫与伦，计惟得一强藩，隐握兵权，缓急之际，方可举兵入清君侧，投清流于浊流之中。是故荣禄之覬觐直督，可说已非一日。

但李鸿章非翁同龢之比 所以荣禄决不敢轻举妄动 甲午战败 排李是一绝好机会 但仍出之以极端谨慎 因恐打草惊蛇 帝党会存戒心。更怕翁、李化敌为友 合力应战 故以王文韶由云贵移署直督。

用王文韶是荣禄所下的一着绝妙好棋。王文韶亦我杭人，《官场现形记》送他一个外号 叫做“琉璃蛋” 照杭州人的俗语 便是“油煎枇杷核”。如此圆滑 自然不会翻前任的案 此所以安抚李鸿章。

同治年间 朝中有南北之争。北派奉李鸿藻为盟主 南派以沈桂芬为依归 壁垒分明 互为消长。王文韶为沈桂芬咸丰元年当浙江乡试主考的门生 光绪四年沈援王入军机 署兵侍 补礼左 兼在总署行走。其时军机由恭王领班 其下四大臣 两满两汉 两汉即沈、王 两满则协办大学士宝鋆、户部尚书景廉。宝鋆为恭王密友 与沈投契 景廉则谨饬君子，无所作为。此时军机处谓之为沈桂芬一把抓，亦无不可。

光绪六年正月 李鸿藻服阙复起 仍值军机。但孤掌难鸣 惟恃清流唱反调为牵制之计 恰如今之民主国家在野党之所为 国家大政 固犹在沈桂芬手中。

不意南派势力方盛之际，沈桂芬于这年除夕病歿。王文韶虽在南派 素为南士所轻 不足以承沈的衣钵 于是北派大举反攻 王文韶以云南报销案罢官 南派自此消沉。直至光绪亲政 翁同龢大用 接沈之余绪 复树南派之职。王文韶在基本上是南派 用他 亦所以安抚翁同龢，并松弛其戒备。

王文韶与陈右铭是旧交 加以荣禄正在罗致人才 有意将右铭收入夹袋，因得于光绪二十一年七月，由直藩简放为湖南巡抚。

湖南巡抚本为吴大澂。此人为潘祖荫门下士 金石名家 而居官则以功名心热，有许多笑话。光绪六年随吉林将军铭安，办理西北边防，得一铜印 文曰“度辽将军” 大喜。在湖南巡抚任内 喜欢用洋枪打靶，曾三射中鹄 益以为文武兼资 可总师干。

甲午战败 朝廷以淮军不可恃 思复用湘军。两江总督刘坤一被授

为钦差大臣 督办东征军务 驻山海关。吴大澂亦自动请缨 率湘军宿将湖南藩司魏光燾等 开赴关外 受刘坤一节制。吴大澂开拔时 意气轩昂 王壬秋作游仙诗五首 于吴及其僚属 佛致讥讽。按王壬秋游仙诗 自作注解 而前后不同。笔者得观王诗亲笔之影本 录之如下 括弧中为自注)：

(一 湘瑟秋清更怆弹 湘抚吴 于秋闱前匆匆启行)只言骑虎(余虎恩先求充营官 后不受节制 胜驂鸾。东华旧吏 黄自元 犹簪笔，南岳真妃(魏藩台)肯降坛？叔叔倘凭金换骨(曾钧广拜门生)陈平何用玉为冠 求贤馆诸生)淮王自是能骄贵 却被人呼作从官 刘坤一总统诸军)

(二 只学吹箫便得仙 霓旌绛节领诸天 江督刘授钦差大臣)应知吴质难成梦 吴清卿先生 亦归节制)不与洪崖更拍版 李鸿章在关内 亦兼受节制也)金阙乍辞初授篆 时又遣张荫桓议和)，神山欲望恐无舸 铁甲皆毁 惟存木壳)鸣鸡夜半空回首 惊怪人间尚早眠。

(三 新承凤诏出金阊 陈裕三)争看河西坠马郎(先守黄河，闻贼至称坠马走去)。幸不倚吴持玉斧(吴抚欲节制之，陈不受也)可能窥宋 宋庆在前敌 出东墙 劳拖仙带招燕使 张野秋因陈被劾为李鸿藻所唾骂)，只借天钱办聘装(陈三长子克扣饷银二万)曾受茅君兄弟诀 曾文正)休将十赉损华阳。

(四 郝金堂内下重帷 江督衙门最深邃弘敞)玉女无眠但掩扉 张制台不睡不见客 此二句活画)尘暗素书长自读 月明乌鹊定何依 张之万、额勒和布皆撵出)蛇珠未必能开雾 鸳锦犹闻劝织机(机器局昼夜防守)莫道素娥偏耐冷 为天寒透五铢衣 余饮督署出时已五更)

(五 东华真诰有新封 王文韶也)朵殿亲书御墨浓。眉妩莫

描张之万 敝笔 颡 额勒和布 黄犹待景阳钟 仙家往事如棋局
夜宴来时带酒容。青雀定知王母意，几时瑶岛驾双龙。

上引五诗 第四首咏张之洞 时署江督 壬秋曾访之于江宁。第五首则咏战败后之部署 王文韶署直督 军机大臣张之万 额勒和布出军机 李鸿章赴日议和 所谓‘青雀定知王母意’者 李赴日之前请训 得慈禧密谕 和局只许成 不许败。此外三首 所讥湘淮军宿将 据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略作简介：

（魏光燾 字午庄 邵阳人。初为人司庖厨 继从左宗棠军征新疆 擢至道员 历方面。甲午 率旧部援辽 驻军牛庄 日师将至 全军望风溃逃 至析木城 方炊 闻猎人枪响声 误为敌军 弃炊具奔，一日夜达三百里，光燾坠马伤足，血涔涔，不自知也，至锦州魂乃定。明年，竟擢陕西巡抚。

余虎恩以湘军而曾隶左宗棠部下：

虎恩以武荫从左宗棠征回，并两世职封三等男爵，授汉中镇总兵，以获贼中窖金致巨富告归。甲午，从吴大澂御日无功，后以万金贖荣禄 留武卫中军 令统十营。

陈裕三为陈湜所叙特详 则以陈秀才 又为曾国荃姻家 与行伍出身者不同 所谓‘曾受茅君兄弟诀’者 故持论较苛。陈湜初入军营 本为文职 偶以营官患病 代为传令 无意中获一长毛 搜身得洪秀全下陈玉成檄文 尽知‘天京’防守之状 曾国荃大喜 重以姻娅 立保同知 因而起家。

亦就是以此渊源 陈提成了曾国荃的心腹 曾在前线 往往委由陈

湜看守老营 以致军功的保案中 总有他的名字 而实无赫赫战功 居然在光绪中“命绘中兴功臣于紫光阁”时 亦得滥竽其间。

陈提早在同治四年 就已当到陕西按察使 后调山西 剿捻时 受命驻汾州 节制文武 结果仍让捻匪张总愚窜入山西 因而获罪。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记：

积功晋臬司，以剿捻防山西。湜素渔色，军纪不饬，至晋久无功，乃劾提以闻，论罪遣戍，后释还。再赞左宗棠军，授江宁藩司，乞病假。甲午特起防辽，卒于军，视巡抚例议恤。湜开爽长于应敌 问机立断 以荒于色 晚岁致腿疾 不良于行。

此记与清史稿本传对看 有数处不符：（一）陈湜复起在光绪十二年。其时曾国荃为两江总督 奏请以陈湜“统水陆诸军 复出统南洋兵轮 总湘淮诸军营务”；（二）复起授职臬司 非藩司；（三）甲午特起防辽，先屯鞍山 至第二年初春 防守摩天岭的聂士成 调回关内 拱卫 辅，由陈湜接防 未几和议即成 陈湜竟“因功”升为江西藩司 第二年方去世；（四）陈湜的腰疾由坠马而致。

所谓“只借天钱办聘装”何来 湘绮原注：“陈之长子克扣饷银二万”及至收入湘绮诗第三种《杜若集》 则此句之下已改注：“卫汝贵领饷六十万 以十万寄家 如曹克忠辈十扣四五 较为廉洁 勿怪哭菜市也。”按 卫汝贵扣饷十万寄家 乃为其女妆奁之资 故云“办聘装”。清史稿本传：

卫汝贵 字达三 安徽合肥人。从刘铭传征捻 累迁至副将 晋总兵 事平 授河州镇。李鸿章荐其朴诚忠勇 留统北洋防军 历授大同、宁夏诸镇，均未之官，统防军如故。光绪二十年，日朝战起，率马步六千余人进平壤，临行，鸿章诫以屏私见、严军纪。至牙山，

退成欢，与日军相见；寻复趋平壤合大军，与副都统丰绅阿顿守城南江岸。平壤，朝旧京也。闻我军至，争携酒浆以献，而军士多残暴，掠财物、役丁壮、淫妇女，汝贵军尤甚。杀义定朝民众，滋忿，复蚀军精八万运家，军大哗，连夕自乱，互相蹈藉，元武门岭失，即窜走……朝士交章纠其罪，诏褫职逮问。故责治淮军久，援朝时已六十矣，其妻贻以书，戒勿当前敌，汝贵遇敌，辄避走败遁，后日人获其牒，尝引以诫国人。明年，纒送京师，按实论死。

按甲午之役，朝鲜乞师，李鸿章初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太原总兵聂士成往援。提督为一省武将之首，亦为汉人最高的武职。以后派赴朝鲜诸将，大致皆为总兵，下提督一等，所以叶志超为前线最高指挥官。甲午陆军之败，叶应负极大责任。此人亦是李鸿章的小同乡，初在刘铭传军中，行伍出身，后为李鸿章所赏识，负练兵之责。清史稿本传：

（光绪二十年，朝鲜乞师，鸿章令选练军千五百，率太原总兵聂士成顿牙山；志超迟留不进，鸿章责之，不得已启行而日军已据王京要隘。牙山兵甚单，驻朝商务委员袁世凯数约志超电请北洋发战舰赴仁山，增陆军驻马坡；鸿章始终欲据条约，恐增兵为彼借口，勿许，并戒志超毋启衅。亡何，高升商轮运兵近丰岛，被击沉。士成谓志超曰：“海道既便，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势便利，战而胜，可据以待援，不胜，犹得绕道出也。”志超从之。日军逼成欢，士成以无援，败趋公州，就志超，而志超已弃公州，间道出汉阳东，士成追及之。当是时，大军集平壤，乃卷甲而趋之，二日始至。志超以成欢一役杀伤相当，铺张电鸿章，鸿章以闻，获嘉奖，赏银二万犒军，拜总统诸军之命。志超意甚满，日置酒高会，徒筑垒环炮为守；日军调至大同江，为我军逐去，遂以屡捷入告。时统帅居城中，日军夹江而阵，两岸相轰击，东南二路战少利，志超莫敢纵兵，

趋回城。日军乘间以济 据山阜 左宝贵出御之 被巨创 志超将私逸、宝贵不从 以兵监之。宝贵自守元武门岭 矢必死 登城指挥，为炮所中而殒。志超亟 树白帜，乞罢战，日人议受降。请帅兵归，弗许 乃潜向北走 朝兵銜之刺骨 于其出城时枪击之 死者不可称计 日军复要之山隘 兵溃 回旋不得出 挤而死者相枕藉 诸将尽委械而去，于是朝境内无我军矣。志超奔安州，土成调安地备险隘 可固守 弗听 径定州 亦弃不守 趋五百余里 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事闻 夺志超职 鸿章请留营效力 弗许 次年 械送京师，下刑部鞫实 定斩监候。二十六年 赦归 岁余卒。

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九 丁汝昌、卫汝贵、叶志超合一传 传后有论：

论曰：甲午之役，海陆军尽覆，辱莫大焉！汝昌虽有罪而能以一死报国 尚知畏法 汝贵、志超丧师失地 遗臭邻邦，靦然求活 终不免于国典，何其不知耻哉！

卫、叶虽无耻 而还有比此二人更无耻的 即是弃旅顺的道员龚照珂。此三人都是李鸿章的小同乡，安徽合肥人。但遭遇亦有幸有不幸，比较而言最倒楣的是卫汝贵。

卫汝贵在甲午十月初革职拿问。十二月廿一 刑部议奏 罪应斩监候 德宗朱笔改为“斩立决”而慈禧犹有赦其一死之意。见《翁同龢日记》：

闻慈圣请驾 恭邸亟趋而东 余学不得不随。午一刻 余等入见四刻 论“今日卫汝贵罪 刑部奏上 奉旨改立决 汝等有无议论，可从宽否？”三问莫对。谕：“吾非姑息 但刑部既引律又加重 不得

不慎。”诸臣因奏 不杀不足以申军律 臣亦别有论说甚多 二刻许始定。

按 其时军机处由恭王领班 军机大臣则除孙毓汶、徐用仪以外 余三人为翁同龢、李鸿藻及翁所保荐的刚毅 所谓“ 诸臣 ”即指此军机六大臣。“ 入见四刻 ”而论卫汝贵罪名“ 二刻许始定 ”；三问莫对 继又申说 足见慈禧太后的意向。当时传说 卫汝贵以十万两银子行贿于刑部尚书薛允升 薛拒而不纳。如今看翁同龢的日记 我敢断言 卫汝贵已经走了李莲英的门路 慈禧太后面前 亦必已有巨款孝敬 而终于买不回性命 当日下午四点钟左右 在菜市口处斩。叶昌炽其时在京，《缘督庐日记》云：

卫达三总兵 部议论斩 奉旨即日处决。申刻赴西市 观者如堵。

据说 卫汝贵临刑呼冤。《沃丘仲子记》：

弃市日 汝贵呼号 谓实秉鸿章戒退兵。“ 何彼巍然为使相 而罪独坐我 ?”余亲闻之。

此外记其事者 不一而足 断然不假。但其冤不在李鸿章巍然为使相 而在叶志超、龚照玟同罪不同科。

叶、龚二人于十一月间同时被逮。刑部拟罪，亦同为斩监候。不过 德宗未改为斩立决而已。想来亦是一样走了李莲英的门路 由慈禧太后对德宗加了压力的缘故。

然则何以谓龚照玟之无耻 过于叶志超、卫汝贵 以其获罪后的行径 毫无愧悔之意 其心肝非常人所能有。举龚之两事以证之。

黄秋岳说汪精卫行刺摄政王被捕在刑部狱中时常闻狱卒谈往事。以下一段据汪所言记入《花随人圣龠摭忆》中：

相传雍正时有工部郎中李恭直者，以事系狱，为狱卒所侮辱，既而得释旋迁刑部郎中管狱。扃摭诸狱卒以毛细事痛杖之，每日杖十余人，有杖毙者。狱卒既经此次惩创，咸有戒心，对于犯官，大都伺候维谨。犯官有予以贿金者，且屈膝谢赏，口称“大人高升”焉。故犯官入狱，惟患无钱，钱多则居处适意，直如家中。最豪侈者，为淮军诸将叶志超、龚照玠等，以甲午战败，丧师辱国，拿交刑部治罪，一被斩，一系狱中。至庚子联军入京，始乘乱逃出。狱卒为言其狱中时，放纵邪僻，实骇人听闻。初入狱时，赂狱中上下逾万金，自管狱郎中以下，皆成感恩知己，每食，席前方丈，辄以馐余犒普通监诸囚。其尤可骇者，家中侍妾八人，轮流至狱中当夕，稍不如意，辄加以鞭撻，凡分三等，最轻者自执鞭条撻之，较重者褫下裳，笞其臀。最重者，裸而反接，令马弁以马鞭撻之。狱囚每闻妇人哭号声，辄动色相告，曰：“龚大人生气，打姨太太了。”

其荒谬有如此者。

及至庚子之乱，李鸿章入京议和，龚照玠得以脱身南归，《樗杭近志》记云：

其年六月六日，为其六十寿期，乃预定宴客三日；其邑人张陆先生者，素与龚有隙，第一日忽肃衣冠而入，长揖曰：“六哥今日乐矣，容弟一言乎？”龚曰：“请见教，实愿闻之。”曰：“弟近看新书数本，始知国民乃国家之主体。弟亦国民也，则中国土地之存亡，应负一分之责任，请问六哥前年将弟之旅顺，送向何日去也？今日能见还乎？”龚大窘，狂呼逐客。

恶作剧犹不止此，第二天还有更精彩之事出现。

第二天 也就是生辰的正日六月初六 龚家大门上 为人贴上一副寿联 其文曰：

称六太爷 上六旬寿 欣占六月六日良辰 六数适相逢 曾听得
张六先生，大踏步闯进门来，口叫六哥还旅顺。

坐三年监 陪三次斩 赚得三代三品封典 三生愿已足 最可怜
达三故友，小钱头不如咱洒，冤沉三字赴黄泉。

此联妙在六、三两数‘适相逢’。所谓‘小钱头不如咱洒’者 注：“合肥土语 言卫用钱之法不及龚 故卒得祸。”又言：“龚愤甚 大索数日 不得其人。”以常情度之 自然是‘张六先生’的杰作。

龚照均有兄名照瑗 在历史上因任驻英公使 计诱国父中山先生而得名。袭氏弟兄 想来是茱芝麓的后人。芝麓虽事二姓 犹有文采 有人责以不殉崇祯 他说：“我原要殉国 无奈小妾不肯。”妾指明末四大名妓之一的顾眉生。此虽为可笑的托词 但毕竟还知殉国应是本分 则犹有羞耻之心。人之异于禽兽者，无非此几希之间；则龚照琦无耻如此，谓之非人 不为苛论。

龚、叶、卫皆合肥人 加以李鸿章的误国 乡邦蒙羞 合肥人都抬不起头来。幸而有可人的张六充生，妩媚不减李逵、鲁智深。提醒世人，合肥不只败类 也还有忠烈如刘整、郑儻、余阙、宁忠 孝义如葛闻孙、钟离瑾 政事有马亮、杨察，名将更不胜数 而且还有位大名鼎鼎的‘关节不到 有阎罗包老’。合肥人真该为张六先生建一座祠！

至于李鸿章与淮军 甲午一战 底蕴毕露。朝廷想借重湘军 而以系统与曾氏兄弟部属不同的老湘军之‘继承人’刘坤一督师 计亦甚左。刘坤一本来就是政事略胜武功 此时年迈力衰 加以鸦片大瘾 奉召勤